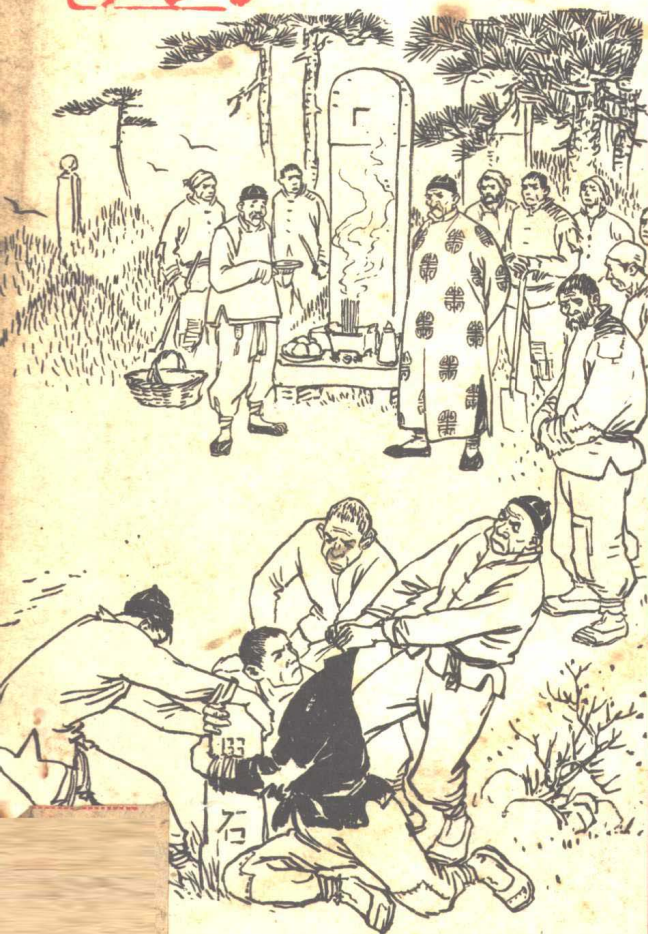


农民史
农家



万恶的族权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万恶的族权



中国书画函授大学

农 民 家 史

万 恶 的 族 权

本 社 选 编

农 村 讀 物 出 版 社

一九六五年·北京

万恶的族权

本社选编 张白羽插图

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（北京朝阳门内大街320号）
（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113号）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· 印张 $1 \frac{1}{4}$ · 字数 20,000

1965年6月第1版 · 1965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· 印数 000,001—550,000

统一书号：T 3168 · 26

定价：（二）九分

目 录

編者的話	(1)
万恶的族权	(3)
最亲不过阶级亲	(11)
吃人的“族規”	(22)
封建族規害死人	(30)

編 者 的 話

一、这套《农民家史》是为了配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，为了向农村讀者，特别是青年讀者进行阶级教育而編輯的。讀了这些真实的农民血泪史，就可以启发我們忆过去苦，思今日甜，进一步憎恨旧社会，热爱新中国。讀了这些阶级斗争的活教材，就可以帮助我們了解什么是阶级压迫，什么是阶级剝削，为什么要永远不忘記阶级斗争，为什么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。

二、这套《农民家史》计划选編十五本，每本一个重点，如有的专门記述长工的苦难，有的专门訴說佃戶的痛苦，有的专讲高利貸对农民的殘酷剝削，有的专门控訴国民党反动派抓壮丁給农民带来的灾难，有的专门揭露地主豪紳勾結官府迫害农民的罪恶和阴谋……。总起来說是控訴地主阶级和反动派的罪恶，揭露旧社会的黑暗。

三、这套《农民家史》中的文章，大部分是农民口述，由其他人記錄整理的，也有的是农民自己写的，感情真实，立場鮮明，讀起来亲切感人。这些文章都是从各地出版和編印的“四史”讀物中选拔出来的。本社在編輯过程中，增加了一些插图，做了一定的文字加工作。

四、这套《农民家史》在选編过程中，得到了各有关的地方党委、各兄弟出版社和不少同志的热情支持和帮助，我們非常感謝。

五、选編《农民家史》是一件意义重大的工作。我們水平不高，經驗不足，缺点錯誤一定是不少的，我們誠懇地希望讀者提出批評意見。

万恶的族权

我家住在河南省泌阳县羊册区石門村。村里有二百多户人家，絕大部分姓张，就是外来的杂姓人家，也是沾亲带故的。在旧社会，这二百多户人家分成好几等。

张金龙是全村最大的地主，他早年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当过连长，利用职权，大量克扣粮餉，搜刮民財，买房子买地。后来他把“黄狗皮”一脱，在村里当上了保长。他有錢有势，自封为张家的“族长”。他强迫农民修张家祠堂，續張家家譜，立張家家規。政权、地权、族权都把持在他的手里，成了村里的土皇帝。这个人非常狠毒，他利用这种封建的宗族关系，害得很多人傾家蕩产，妻离子散。我家就是受害者之一。

我家有二亩地，在张金龙的桃园和梨园中間。前临大清河，背靠石門山，天干，旱不着，下雨，涝不了，是村里有名的“粮食囤”。全家五口人，全靠它活命。可是，恶狗見不得肥肉，张金龙馋得眼珠子发紅，一心想霸占它。

一天，张金龙来到我家，对我爹皮笑肉不笑地說：“金德兄弟，我求你件事……”

爹怕得罪他，忙說：“族长，你有啥事，尽管說，只要能办到，我还能說个不字。”

“是嘛，俗話說的好，一笔写不出两个张，一家子好共事

嘛！我想，你家那二亩地，前靠祖坟，侧邻果园，是个好地方。我想拿石門山的那三亩地跟你换，栽花植树，供祖坟。要是能换，这可是兄弟你孝敬祖先的一片心意呀！”

爹一听，怔得半天說不出話来。誰都知道，石門山的崗地，尽是些光秃秃的石头蛋子，是有名的又瘦又干的“老媽媽地”。一块养活全家的“粮食囤”，怎么能换他这块“老媽媽地”？爹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惊慌，便央求张金龙：“族长，那二亩地是我家的命根子，这地换不得呀！”

张金龙立时板起面孔說：“貨換貨不賒貨嘛，不換就算了！”說完一甩袖子走了。

不久爹病了。这时正是刚过正月十五苦春头上，沒錢給爹看病。娘走投无路，只好硬着头皮找张金龙借了“族上”五斗小麦，把爹的病治好了。誰知道这正好钻进了张金龙的圈套。

这年的清明，全村张姓老少三輩都来到张家祠堂，准备給祖先扫墓。

张金龙今天换上了綢緞长袍，戴了頂瓜皮帽，以一族之长的身分領着大家来到坟园。到了坟园之后，张金龙把“阴阳先生”张小龙叫到跟前嘀咕了一陣，随后指着側面的坟堆堆說：“兄弟們，去年虫灾，今年旱象，祭祖求告，免灾免害。”

张金龙剛說完，张小龙就拿着菜盘子大的罗盘，东对对，西瞄瞄，然后对大家說这些坟埋在龙头上，“龙吸水”，所以天干成旱。

在場的人誰也不相信张小龙这一套鬼把戏，都知道他是张金龙的狗腿子，利用这套鬼把戏不知坑害了多少人。但是

誰也不敢惹他，大家都沒作聲。張小龍看大家都不作聲，回過身來看了看張金龍，便指着我家的“糧食囤”奉承道：“這塊地地氣好，前蹬大清河，後枕石門山……”

張小龍剛說到這里，張金龍便接過去說：“‘妮子好，在宅子上；小子出官，在坟塋上’，這坟園造好了，咱們張家子孫萬代，人貴命富，官運亨通，福祿滿門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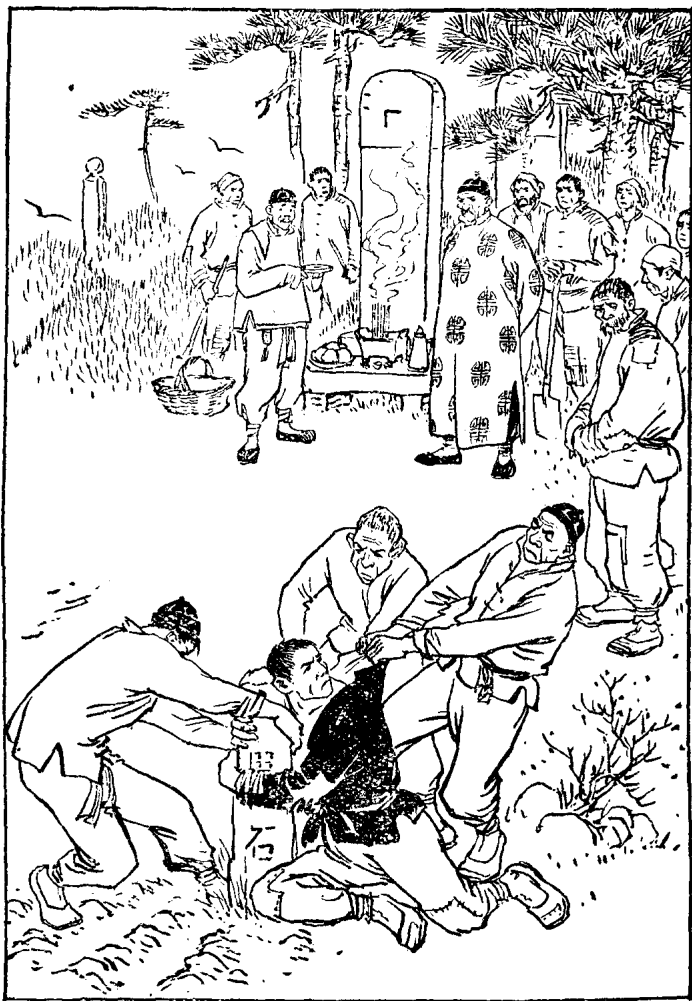
我爹听了這些話，知道他不懷好意，要霸占這塊土地。可是沒敢作聲。

果然，張金龍凶相畢露，當場以族長的身分說：“為了張家子孫長命百歲，富貴榮華，把金德家的二畝地歸為族有。金德欠下修建祠堂的三斗雜糧和治病借族上的五斗麥子，作為贖買款項。”

接着就讓狗腿子去拔我家地上的界石。爹氣得臉刷白，趕忙上前阻攔。這些家伙，一下把爹推倒在地上。爹忍痛爬起來，又撲上去，死死抱住界石，拼死拼活不讓拔。爹大聲叫道：“要拔，你就先殺了我吧！”

張金龍怒目瞪着爹吼道：“今天是清明，誰得罪了祖宗，就是大逆不孝。家有家規，族有族法，給我使家法！”一幫地痞流氓應聲而上，把爹按倒在地上，用鐵鍬把子亂打，窮哥們看着很難過，但敢怒不敢言。爹被毒打一陣後，久病的身体難以支持，當下就昏倒在地上。

第二天，爹拖着受傷的身子到縣里去告狀，口里忿忿地說：“豁出這條命，也得同他打官司！”哪知，理正不如勢大。張金龍出錢買通了官府，結果官司打輸了。爹又被打了一頓，回家的路上，遇上了一場暴雨，到家之後，傷口發炎，無錢醫治，



张金龙凶相毕露，当场以族长的身分说：“为了张家子孙长命百岁，富贵荣华，把金德家的二亩地归为族有。”

不久，就活活地被折磨死了。

爹死后，张金龙并没善罢甘休。我家住的一间草房正在他家的后面。这年他要开棉花“毡房”，又想霸占我家的房子，但没有适当的理由。张金龙又在背地里出了坏主意。

我娘那时二十五六岁，地里的粗活、细活，家里煮饭、缝补，样样能干，待人也和气。左邻右舍，大叔、大婶都夸我娘，聪明、勤快、贤惠、善良。地主张金龙收买了村里有名的“尖嘴”巫婆，唆使她说我娘不三不四的坏话。说我爹属龙，娘属虎，龙虎相斗，克夫丧命。村里有生灾害病的，问神求救，“尖嘴”巫婆就胡编乱造，胡说什么“村里有个白虎星，伤财败祖又害命，凶星当头，灾难缠身……”结果弄得有钱人家不要我娘打短工、干零活了，左邻右舍也不敢和我娘接近了。

从此，娘只好背着弟弟，领着姐姐和我挨门讨饭。有钱人家有饭也不给，怕“退财”，没等我们进院，就跑出来把我们赶走了。有一次，娘到井台去打水，被张金龙的老婆“母老虎”碰见了，她厉声骂道：“哎哟哟，我的天呀，你这鬼娘们把水弄脏了，还让咱全村人活不活呀！”她一边骂一边拿了根棍子劈头盖脑把我娘打了一顿，把水桶给砸得粉碎。

在旧社会，穷人喝口水都有罪！

尽管这样，娘有泪尽往自己肚里咽，仍然忍受着，决心把我们姐弟三人拉扯大。

就是这样，张金龙还不甘心。不久，他又放出谣言说：“金德媳妇偷汉子啦，败坏了张家的门风！”

我娘再也忍受不了这种侮辱了，气得直哭，去找张金龙说理，没想到这正中了他的诡计。

张金龙把族上有錢的人召集在祠堂里，他神气地坐在族长的正座上，两边有他喊来的人作陪。张金龙手指着娘，对着在座的人說：“这女人，身带邪惡，克死丈夫，触神引鬼，禍害全村，近来又偷人养汉，敗坏张氏門风。唉！”說着叹了口气，向两旁的人扫了一眼：“我們张氏門宗，族大名大，貞女烈妇前所屡見，这妖妇做出这等丑事，大家看看該怎样发落？”

他的話剛說完，和他一个鼻孔出气的人，連連喊叫：“赶走，赶走！”

这时，娘实在忍无可忍了，气愤地指着张金龙說：“你害死了我男人，又夺去了我家的地，現在又把我往絕路上逼！捉賊拿贓，捉奸拿双。你，你凭什么說我偷人养汉？我坐得直，走得正……”

“住嘴！”张金龙拍着桌子嚷道：“你这賊妇，竟敢辱罵長輩，这还了得。按家法处治，限你明天，滾出村子！”

娘就这样怀着滿肚子的仇恨、滿肚子的冤屈，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到了我家那破破烂烂的茅草棚棚。

我們姐弟几个看到娘回来了，一下子就把娘围了起来。弟弟哭着喊餓，我伸手要飯吃，姐姐比較懂事，只是偎着娘不言語。娘看着我們象小鳥張嘴求食的样子，一下子把我們摟在怀里，大滴大滴的泪珠滴到我們的脸上。娘难过地說：“不是娘不給你們吃，是张金龙搶了咱家地，娘沒有吃的給你們啊！”接着就嗚嗚地哭起来了。我們看娘哭了，也都偎着娘痛哭起来。

这天晚上，娘把我們破破烂烂的衣服，給补得好好的，又整整齐齐的迭了起来；把弟弟的脸和手洗得干干淨淨的，又把

我和弟弟叫到跟前，对我们說：“以后要听姐姐的話，要記住你爹是张金龙害死的，长大要报仇！”那时我們小，不懂得什么，只点头答应着，就上床睡觉了。

我一觉醒来，发现娘不在身边，便哭喊着：“娘，娘……”姐姐和弟弟被惊醒后，也都哭了起来。娘不在屋里，我們想到外面去找，在我們跑到門口时，借着月光，看見娘披头散发地吊在門檻上。我們姐弟三个呼天喊地地哭成一团，惊动了隔壁的大嬸，她赶过来，用菜刀砍断绳子，把娘抱在床上，又用姜开水把娘灌活过来。第二天一早，娘又不見了，我同大姐跑去喊隔壁的大嬸、大叔。他們赶到井边，拉住了娘。大嬸边走边劝道：“要想开点，人常说：‘人正不怕影子歪’，拖儿带女的，可不能往絕路上走呀！”娘哭得伤心极了。大叔、大嬸扶着她，劝着，半天才回到家里。娘象瘋了一样，瞪着一对大眼珠子，不說話。

当天傍晚，张金龙領着外村姓楊的四个人来了。张金龙的狗腿子对着娘說：“嫂子，族上看你孤儿寡母的，无田无地，难以撑持，給你另选了一家！”

“我哪也不去！”娘气愤地說。

这时外村来的人說：“楊家拿七百斤谷子买下了，这可由不得你！”

这句话象劈雷一样，猛轰在娘的头上，娘差点昏倒。娘紧紧地攥着我們姐弟三个，大声吼道：“誰拿谷子誰去！”

张金龙在一旁恼羞成怒地罵道：“不識抬举的賤貨！劝着你不走，哼，捆起来，拖走！”

一帮狗腿子应声窜了过来。我和姐姐弟弟死死抱住娘的

腿，又哭又喊，不讓他們搶娘，可是那幫強盜，拳打腳踢，推開了我們幾個孩子，拖着娘走了。我們姐弟邊哭邊攆着。娘被拖着邊走邊哭，還不斷地回頭望着我們。

娘被拖出了村子，我們攆到村外，到了村旁的大清河邊。這時，娘心一橫，咬緊牙，掙脫了他們，跳進了波濤滾滾的大清河。我們見了連哭帶喊：“娘——娘——娘呀！”

從此，我們再也見不到娘了。我們姐弟三人成了孤兒。娘是被地主張金龍害死的。

張金龍一看人財兩空，便領着一幫狗腿子，又返回我家，找了两塊木板，成“×”形把門釘了，又貼了封條。從此，我們姐弟三人被趕了出來，流浪在外。

過了三年，到一九四一年，河南遇上了大旱災，我們在外村要不到飯，又回到村里。這時，我家那間草房，已經被張金龍霸占了，在里面安了两部軋花機；被霸去的二畝地，成了張金龍家的果園，種上了桃樹。回家後沒有多久，張金龍狼心不死，看我們都不小了，便把姐姐賣給一家姓岳的地主，当了丫頭。弟弟張玉森也被賣了。我逃到舅舅家，被國民黨抓了壯丁。從此，我家死的死，卖的卖，东零西散，再也沒有機會碰面。一直到解放後，共產黨和毛主席才使我們一家人團圓了。

張玉林 口述

胡順義 整理

选自吉林人民出版社《牢記血泪仇》

最亲不过阶级亲

一九六二年冬天，地主于德希、富农于为淦，活动我们村里于姓长辈、中农于怀春出面，续家谱、修宗祠。他们还托人给我带信，叫我参加。我一听他们又要搞封建宗族活动，气得心头直冒火。我直截了当地回答他们：“这一辈子，要我再和地主、富农坐在一起，称兄道弟，办不到！”村里几个年轻晚辈，听我这么说，不知为什么，问我：“友恒叔，现在他们也入社了，我们是一个姓，一个宗族，总该有来有往。”我说：“要说亲，最亲不过的是共产党、毛主席，最亲不过的是我们贫下中农阶级兄弟；那封建家谱，不过是地主阶级贴在我们头上的一张鬼符。”

我家两代人，就是给封建的宗族统治害得家破人亡的。

土地被夺，父亲饿死

我家几代帮工。到我父亲这辈儿，好不容易才在村后山坡上开了三亩荒地。那时，父亲在外帮工，娘在家砍柴种地，一年收上三四担粮食，一家人只能过上糠菜半年粮的苦日子。

谁知这三亩薄地，也被同族恶霸地主于积光看上了。于积光，论辈分，比我还小一辈。他家有几百亩地，开着糟坊、磨坊。他同反动乡长、区长换过帖子，为人阴险毒辣，笑里藏刀，

村里村外，誰也不敢惹他。族长于怀寿，把宗田交給他管，族中有事也先找他商量。他們就这样，互相勾結在一起，剝削欺压我們貧苦农民。

于积光自从看上我家的地，就千方百計逼我父亲把地卖給他。他先派狗腿子来威胁，接着又无中生有地說，我家的地是“宗山”，强迫我父亲交租。我父亲忍着气，宁肯每年交租，也不肯把地卖給他。

一九二九年大旱，周围百里以內的穷人，逃的逃，死的死。我們于姓一族二百多戶，只有十多戶地主、富农有吃有喝，他們还趁机放高利貸，发“灾难財”。父亲和我都被財主家解雇了，吃沒吃，喝沒喝，眼看要餓死。没办法，我娘想求財主收留我們，娘說：“吃苦受累都不怕，只要管稀飯喝就行。”可是他們見我家老的老，小的小，沒有多少油水可榨，誰也不理睬我們。地主于积光、族长于怀寿更狠，連大門也不讓我們进，还說养活我們不如养几条狗。一家人无路可走，只得去逃荒要飯。

第二年春天，連飯也沒处去要了。一家人接連吃了几天草根，餓得我嘴里直吐苦水，脚也抬不起来。父亲和娘不忍心看我餓死，打算向綽庙集一戶地主借高利貸。“荒年借債胜似挨刀”。那时，春天借二斗霉高粱，秋后要还一石大米。誰知就在我父亲打算借債的那天晚上，于积光来了。他对父亲說：“为文，听說你要借粮，我手头有二斗玉米，借給你吧！”父亲知道他不好惹，沒吭声。于积光又說：“为文，一笔写不出两个于字，一家人好說話！”父亲这时想，同族同姓的，总不会比外姓地主更狠吧！就这样，借了他二斗玉米。誰知到了秋天，他翻臉不认人，来了个“双杀”。他把借給我們的二斗玉米，按春天